

〔元〕耶律楚材 著

湛然居士文集

中華書局

〔元〕耶律楚材著
謝方點校

湛然居士文集

中華書局

責任編輯：姚景安

湛然居士文集

〔元〕耶律楚材 著

謝 方 點 校

中 華 書 局 出 版

（北京王府井大街36號）

新華書店北京發行所發行

北京第二新華印刷廠印刷

850×1168 毫米 1/32·14 印張·219 千字

1986 年 2 月第 1 版 1986 年 2 月北京第 1 次印刷

印數：0,001—14,600 冊

統一書號：11018·1337 定價：2.75 元

前言

耶律楚材字晉卿，號湛然居士，生於金章宗明昌元年（公元一一九〇年），死於蒙古乃馬真后三年（公元一二四四年），享年五十五歲。他是契丹貴族的後裔，遼東丹王突欲的八世孫，尚書右丞耶律履的兒子。楚材三歲喪父，由其母楊氏撫養長大。十七歲時試進士科，所對獨優。二十四歲，金章宗授予他開州同知。次年，蒙古大軍南下，圍攻燕京，楚材留守燕京，爲左右司員外郎。公元一二一五年，燕京陷落。公元一二一八年，成吉思汗風聞楚材學行，且善於占卜，便下詔召見他。其後成吉思汗西征，楚材常跟隨幕下，以備諮詢。公元一二二七年成吉思汗死。不久楚材被召赴燕京搜索經籍。公元一二二九年，窩闊台繼大汗位，定都和林，耶律楚材被任命爲中書令，這是蒙古統治者第一次授命一位異族人以相當於宰相的最高官職。但實際上耶律楚材的權力，僅能行於當時的漢人地區，即現在的河北、山西一帶。耶律楚材試圖推行一套漢族的傳統的統治政策，但不斷遭到蒙古貴族們的反對。公元一二四一年窩闊台死，乃馬真后稱制。耶律楚材受冷遇，只保留一個名義上的相位。耶律楚材逝世後，他的兒子耶律鑄遵遺命於一二〇三年將他歸葬於燕京。

玉泉山東的甕山，即今萬壽山。其墓於清代重修，今猶存。

耶律楚材是一位很有政治抱負的知識分子。他出身於一個漢化了的契丹貴族家庭，從小博覽羣書，尤通經史。他在童年和青年時代曾目睹連年戰亂給人民帶來巨大的苦難。在燕京被圍期間，他拜萬松老人爲師，皈依佛教，試圖從學佛中找到精神安慰。但他投靠成吉思汗以後，便逐漸地顯示出他要求用儒家的一套政治主張來治理國家，維護統治階級利益的強烈願望。在西征途中，他曾以「治天下匠」自居。（見中書令耶律公神道碑）但成吉思汗當時對他並不重視，即使到了窩闊台時期，也不過是讓他去主管文化、教育方面的工作和漢人地區的稅收工作。而在高於一切的軍事方面和大政方針上，他是無權過問的。他的政治生涯，最後不得不鬱鬱而終。但雖然如此，我們認爲耶律楚材在蒙古人統治我國初期所提出的一些政治主張，是有積極意義的；他在相位期間的安定民生，實行漢法的施政方針，在某些方面是取得了成果，對社會秩序的安定和生產的恢復發展，是起了促進作用的。

耶律楚材的政治主張主要反映在他向窩闊台提出的陳時務十策中，這就是：「一曰信賞罰，二曰正名分，三曰給俸祿，四曰封功臣，五曰考殿最，六曰定物力，七曰汰工匠，八曰務農桑，九曰定土貢，十曰置水運。上雖不能盡行，亦時擇用焉。」（神道碑）耶律楚材又反

對大規模的遷民和屠殺，並在漢族地區建立一套戶籍法和課稅法，大力提倡儒家學說，進用了一批漢族知識分子。這與蒙古統治階級屠殺政策相比，無疑是進了一步。在滅金以後，北方的社會經濟、農業和手工業生產、財政稅收等都有一定程度的恢復和發展。因此，耶律楚材不愧是我國歷史上少數民族中一位有卓識的政治家。

耶律楚材博覽羣書，能文善詩。他遺留下來的著作有兩部：一是從西域東歸後寫的西游錄，一是別人替他編的這部湛然居士文集。文集以詩為主，也有一些序、疏等文章。楚材雖然不以文學著名，但他的詩寫得不壞，主要特點是求實、通俗，一氣呵成，毫不矯飾。詩文大都是送親友的唱和之作，卻反映了他個人的真實思想和當時社會的狀況。因此，他的作品，為我們今天研究耶律楚材的思想和十三世紀初蒙古統治下我國北方和西北歷史，提供了很多有價值的資料。

關於耶律楚材的思想，陳垣先生曾在耶律楚材父子信仰之異趣一文（收入陳垣學術論文集第一集，中華書局一九八〇年版）中揭出了楚材篤信佛教而他的兒子耶律鑄卻十分喜歡道教，認為這是「研究宗教思想史者一個有趣的問題」，因為當時佛、道是相互排斥的。但我們從文集中有關詩文看，這個問題並不難理解。因為耶律楚材的真正思想，並不是崇佛而是宗儒。芳郭無名人在本書後序中稱他是「迹釋而心儒，名釋而實儒，言釋而行儒，術釋

而治儒」，這是很對的。耶律楚材在燕京被圍期間，走投無路，投奔佛門。一旦他投靠到成吉思汗帳下後，學佛只是他的一種交際手段而已，其實他的言行，很多都是與佛教宗旨相違的。他在西域期間，曾和道士長春真人丘處機有過交往，並有不少唱和詩。在題西菴歸一堂（卷二）他又提出「三聖真元本自同，隨時應物立宗風。道、儒表裏明墳典，佛祖權宜透色空」的道、佛、儒三教同源說。後來他又提出「以儒治國，以佛治心」說，在遭到了萬松老人的責難後，他急忙辯解道：

屈佛道以徇儒情者，此亦弟子之行權也，……雖然，非屈佛道也，是道不足以治心，僅能治天下，則爲道之餘滓矣！（卷十三寄萬松老人書）

他把這種尊儒抑佛說成是「行權」，其實正是他的思想本質。文集中的幾首訓子詩，也說明他是以儒家的正統思想來教育兒子的。他高居相位的大半生，便是他尊奉儒家學說的最好說明。文集中雖然也有不少關於談佛的詩文，但大都是一些空洞無物的應酬性作品，而那些感時、述懷詩和咏史詩，都是浸透了儒家思想的。

關於耶律楚材的西域詩，這是文集中很有價值的一部分，可以和長春真人西遊記中丘處機的咏西域詩相互媲美。耶律楚材旅居西域前後共十年（公元一二一八—一二二七年），寫了很多詩。其中像河中春遊有感五首、壬午西域河中遊春十首、河中遊西園四首、過陰

山和人韻、過金山用人韻、過閭居河四首、用前韻送王君玉西征四首等詩，不但是歷史上歌咏西域的名篇，也是我們研究中亞地區民族歷史的重要史料。試看他在公元一二三五年於和林寫的贈高善長一百韻（卷十二），其中有回憶中亞的情況：

西域風光好，大率無蠶桑。家家植木綿，是爲攏種羊。年年旱作魃，未識舞鵲鴉。決水溉田圃，無歲無豐穰。遠近無飢人，四野棲餘糧。是以農民家，處處皆池塘。飛泉遶曲水，亦可斟流觴。早春而晚秋，河中類餘杭。濯足或濯纓，渴飲石榴漿。隨分有弦管，巷陌雜優倡。佳人多碧髻，皎皎白衣裳。市井安丘墳，吠畝連城隍。貨賤無孔郭，賣餅稱斤量。甘瓜如馬首，大者狐可藏。採杏兼食核，食瓜悉去釀。西瓜大如鼎，半枚已滿筐。芭欖賤如棗，可愛白沙糖。人生爲口腹，何必思故鄉！

這是十三世紀初西域河中地區的真實描繪，今天看來，猶令人神往。這裏還需一提的就是詩中說到的「攏種羊」即「木綿」，這糾正了以前我國史籍中「地生羊」的錯誤說法。如史記卷一二三大宛列傳正義引宋廣異物志說，「有羊羔自然生於土中，……其臍與地連，割絕則死」云云，甚至晚於耶律楚材的常德使西域時，仍沿用這種說法（見劉郁西使記）。耶律楚材正確地指出了「攏種羊」其實就是棉花（當時稱「木綿」）；長春真人西遊記中也提到「其地出帛，目曰禿鹿麻，蓋俗所謂種羊毛織成者。」數百年來關於「攏種羊」的疑團，至此釋然。

文集中還保存了不少不見於「正史」的重要史料。如關於窩闊台的醫官鄭景賢的事蹟，就是一例。文集中提到有關鄭景賢的詩，幾乎占了全書數量的十分之一。他是耶律楚材的摯友，擅長醫術，詩、書法、音樂都很好，早在西域時，楚材和他就有密切的交往。文集中屢稱景賢之才，如「龍岡（鄭景賢的號）才德古來無，敏捷新詩正起予。詞翰雙全妙天下，銀鈎深似魯公書。」（卷七和景賢二絕其二）王國維曾根據牧庵集三鄭龍岡先生挽詩序等記述他值得稱頌的品德和功勞說：「一曰廉，太宗賜銀五萬，辭，今上賜鈔二千緡償責，辭。二曰讓，太宗再富以地比諸侯王，再辭，貴以上相位兩中書右，又辭。三曰仁，金以盛國，汴都尚城守，太宗怒其後服，拔將甘心，公拂逆，曲折陳解，城賴不屠，所全毋慮數十萬人。」（耶律文正公年譜餘記）像這樣有大功的人，元史中卻沒有他的事蹟，這是很不當的。文集中保存不少鄭景賢的資料，可補正史之闕。

此外，文集還有一些關於西遼遺事的詩文，這也是研究西遼史不可多得的資料，這裏不再述說了。

湛然居士文集最早編成於公元一二三三年（蒙古窩闊台汗五年），共九卷，這是當時中書省都事宗仲亨輯錄的，這九卷就是現在本書的前九卷，寫於公元一二三三年以前。後來又有人補輯了公元一二三三—一二三六年的作品，是爲本書的後五卷。合計十四卷，即

現在整理的十四卷本。四庫全書收入的也是十四卷本。公元一二三六年以後耶律楚材的詩文今已不存。錢大昕補元史藝文志錄有湛然居士集三十五卷，未詳何時何人所輯。本書漸西村舍本有光緒乙亥（公元一八七五年）芳郭無名人的後序，已稱「其三十五卷之集，則予未之見也。」三十五卷本我們今天仍未見到，這是很遺憾的。

現在我用四部叢刊本（據無錫孫氏小綠天藏影元寫本）作爲底本，以漸西村舍本（清光緒乙未袁昶刻）互校。漸西本有光緒乙亥芳郭無名人的序和光緒丁亥李文田在卷七末寫的跋語，詩文中又增加了一部分雙行夾注，商務印書館於一九三七年曾據漸西本出版過排印本，編入叢書集成初編，校點中亦取作參考。原書目錄分別置於各卷之首，現重新編爲總目，置於全書之前。本書校勘方法，凡底本有誤和漸西本有不同之處可供參考者，均寫出校記，並在正文中改正。底本不誤而漸西本誤者，一般不寫出校記；叢書集成本雖據漸西本排印，但個別字亦有改正，可供校正，亦在校記中寫出。原底本中的小字雙行夾注，現改爲小字單行；漸西本所加的雙行夾注則改排在校記中。詩文題後的繫年，是校點者所加，主要是根據王國維的耶律文正年譜（原載王忠愍公遺書內編，現收入本書附錄）而寫的。另還輯錄了一些正史外有關耶律楚材的資料，作爲附錄，以供參考。

謝方 一九八三年十月

序一〔一〕

士君子困而後學，老乃思歸。□□□流，〔三〕猶賢乎已。屏山年二十有九，閱復〔三〕性書，〔四〕知李習之亦二十有九，參藥山而退著書，大發感歎，日抵萬松，〔五〕深攻亟擊。退而著書三十餘萬言，內蘊心學，諄諄太半，晞顏早立，亞聖生知，追繹先賢，誠難倒指。湛然居士年二十有七，受顯訣於萬松。其法忘死生，外身世，毀譽不能動，哀樂不能入。湛然大會其心，精究人神，盡棄宿學，冒寒暑、無晝夜者三年，盡得其道。萬松面授衣鉢，目之爲湛然居士從源。自古宗師，印證公侯，明白四知，無若此者。湛然從是自稱嗣法弟子從源。自古公侯，承稟宗師，明白四知，亦無若此者。

萬松一日過其門，見執菜根蘸油鹽，飯脫粟。萬松曰：「子不太儉乎？」曰：「圍閉京城，絕粒六十日。」守職如恆，〔六〕人無知者。以至扈從西征六萬餘里，歷艱險，困行役，而志不少沮，跨崑崙，瞰瀚海，而志不加大。客問其故。而曰：「汪洋法海涵養之力也。」若乃詈聖安而成贊，戲清溪而發機，行九流而止縱橫，立三教而廢邪僞。外則含弘光大，禦侮敵國之

雄豪，內則退讓謙恭，和好萬方之性行。世謂佛法可以治心不可以治國，證之於湛然正心修身家肥國治之明效。吾門顯訣，何愧於大學之篇哉！湛然嘗以此訣忠告心友，時無識者，慨然曰：「惟屏山、閑閑^{〔七〕}可照吾心耳！」噫嘻！雖欲普慈兼濟天下後世，末由也已！

嘗和友人詩曰：「贈君一句直截處，只要教君能養素。但能死生榮辱哀樂不能羈，存亡進退盡是無生路。」至於「西天三步遠，東海一杯深」，老作衲僧，未易及此。使裴公美、張無盡見之，當斂衽焉。蓋片言隻字出於萬化之源，膚淺未臻其奧者，方且索之於聲偶鍛鍊之排，正如檢指蒙學對句之牧豎，望涯於少陵詩史者矣。加以志天文以革西曆，翫焦桐而贊南風，在變理爲難能，皆湛然之餘事。

或謂萬松閣論，無乃夸誕乎？曰：王從之、雷晞顏、王禧伯尚不肯屏山、閑閑，形於論辯，萬鍛炎爐，不停蚊蚋，宜乎子之難信也，吾待來者！千載一人，豈獨爲子設耶！

甲午年仲冬晦日，萬松野老行秀中夜秉燭序。

〔一〕序一 原作「領中書省湛然居士文集序」，漸西本作「序三」，現因該序原居首，故改爲「序一」。

〔二〕思歸 其下原空三字，漸西本小字夾注云：「案思歸下疑作『宗淨之流』。」

〔三〕復 此字原爲空一字，案本書卷十四屏山居士鳴道集序作「閱復性書」，漸西本亦作「閱復性書」，據補。

〔四〕閱復性書 其下漸西本小字夾注云：「案金末李之純有屏山鳴道集，與元裕之齊名。」

〔五〕萬松 其下漸西本小字夾注云：「案謂萬松老人。」

〔六〕守職如恆 其下漸西本小字夾注云：「□云，前賢守職分，堅苦不懈若此，豈止不素飽之謂哉！」

〔七〕屏山閑閑 其下漸西本小字夾注云：「案趙秉文自署閑閑老人，金禮部尚書，著有滏水集內
外稿。」

序二「一」

夫文章天下之公，其「二」言賦者自以與賈、馬爭麗則，言詩者自以與李、杜爭光焰，逞詞藻者不讓蘇、黃，恃歌詞者輒輕吳、蔡，以至氣衝雲霄，而莫肯相下。及其較量長短，探賾妍醜，得其全者鮮矣，厭人望者鮮矣。中書湛然性稟英明，有天然之才，或吟哦數句，或揮掃百張，皆信手拈來，非積習而成之。蓋出於胸中之穎悟，流於筆端之敏捷。味此言言語語，其溫雅平淡，文以潤金石，其飄逸雄拔，又以薄雲天，如寶鑑無塵，寒水絕翳，其照物也瑩然。向之所言賈、馬麗則之賦，李、杜光焰之詩，詞藻蘇、黃，歌詞吳、蔡，兼而有之，可謂得其全矣，厭人望矣。

外省官府得居士文集古律詩、雜文五百餘首，分爲九卷。恐珠沉於海，玉隱於山，而輝彩未著，特命良工版行於世，使四方士大夫如披雲覩日，快願見之心。嗚呼！言者心聲也。中書之言，如詠物之外，多以國事歸美爲章句，雖稷契之忠，皋陶之嘉，未易過此。

癸巳歲十二月望日，平水冰巖老人王鄰序。

〔一〕序「此二字原缺，據漸西本補。」
〔二〕其原作「共」，據漸西本改。

序三〔一〕

乾坤之運，〔三〕否之則塞，泰之則通，日月之光，蒙之則晦，廓之則明，聖人之道，鬱之則滯，推之則行。化而裁之謂之教，神而明之存乎人。天之未喪斯文，陰有所主宰，亦有所託付，數不終隱，待其人而益弘。況乎啟端發源於新造之初，枝傾柱邪於積亂之後，以任當世之重，以行衆人之難，必有命世大賢，超人異行，舉歷代非常之事，卒前哲未成之志，與時標準，卓然爲吾道之倡。夫道之不明久矣，去古而今，□情其性。〔三〕典謨遠而淳風衰，雅頌息而淫詞作。以大學、中庸爲虛位，以致知格物爲迂論。聖門閉而不開，正路梗而莫辟。加之兵革以來，百餘年間，宇宙之內昏昏默默，如夜之未晝，夢之未寤，醉之未醒，病之未藥，伏陰未覩於太陽，寒谷未熙於春律，黎苗之渴望未蘇，黔首之倒懸未解。夫欲躋塗炭而域仁壽，滌瑕穢而鏡澄清，療國脈之膏肓，〔四〕補〔五〕天維之罅漏，草創萬有，權輿百度，興禮樂於板蕩之際，拯詩書於煨燼之餘，黼黻皇猷，經緯政體，變干戈而俎豆，易荒服而衣〔六〕冠，斲雕反〔七〕樸，鑄頑成仁，扇美化以風六合，沛膏澤以雨羣生，教續將絕之時，功畫無形

之世，非天下之至神，其孰能與於此哉！

惟我中書湛然居士天姿英挺，上智誠明，著龜其識，鈞鼎其器，聳四方之具瞻，遇千載之嘉會，作朝廷之翰，維社稷之楨，牢籠區夏，宰制山川，提封不牧之邦，郡縣不毛之地。正璣衡而泰階平，明曆數而靈符定。開元建極，盡淵綸之術；驟帝馳王，入酬酢之計。以唐虞吾君爲遠圖，以成康吾民爲己任。涵養乎「」事業，形容於文章，得之心不受一塵，應之手自能三昧。游戲妙場，掀揭理窟，運天地之橐籥，奪造化之機緘。論性則窮其深源，談道則索其隱旨。以聖經爲根本，故其文體用而精微；以史氏爲枝葉，故其文氣焰而宏麗。盤詰訓誓其格言，詠歌比興其奧義。雖出師征伐之間，猶銳意經濟之學。觀其投戈講藝，橫槊賦詩，詞鋒挫「」萬物，筆下無點俗，揮灑如龍蛇之肆，波瀾若「」江海之放，其力雄豪足以排山嶽，其輝絢爛足以燦星斗。幹旋之勢，雷動飈舉；溫純之音，金聲玉振。片言隻字，冥合玄機，奇變異態，靡有定跡。復乎出於見聞之外，鏗鏘「」炳耀，盪人之耳目，所謂造物有私，默傳真宰，胸中別是一天耳。蓋生知所稟，非學而能。如庖丁「」之解牛，游刃而餘地；公輸之制木，運斤而成風。是皆造其真境，至於自然而然。公之於文，亦得此不傳之妙。若夫湛然之稱，不可以形尋，不可以言詰。其處之也厚，其資之也深，靜於內爲善淵，演於外爲道派。卽其性而見其文，與元氣俱粹然一出於剛正。觀夫所稱，其人可知矣。然